

看一座島

記得那時候，我們總是這樣起筆的。蹲在地上，拿著碎瓦片從左邊開始，往右向上轉折畫出兩個峰巒，一低一高，高的峰巒上頭最好再加上一朵雲。舒緩婉致的磚紅色線條，輕輕地劃過粗礪的灰色稻埕上，劃過湛藍閃爍海面，在孩子們純真的眼眸中曲折起落。

作為蘭陽平原的地景圖騰，龜山島對於人們而言，或是虔敬或是愛戀或是思鄉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情感信仰。古老的年代，人們相信「龜蛇把海口」，平原外海的龜山島，海岸蜿蜒如長蛇的沙丘，相傳是玄天上帝派遣而來的龜蛇神將，負責守護著蘭陽平原和子民。另一個傳說也很動人，龜將軍和海龍王女兒相戀，海龍王震怒之餘，將軍被變成海中的島嶼，公主則被化為陸地上的蘭陽平原，兩人只能悲傷隔海遙望，島嶼和平原，凝視成為了一種永恆的姿態，而平原的多雨，原來是戀人們頰邊的清淚。

不一樣的天氣，島嶼常有她迥然不同的姿態。天氣大晴時，島嶼縱橫紋理，清晰可見，峰頂尖端處，靄靄停雲緩步推移，襯上湛藍的天際，像一張漂亮的油畫，風景正好。陰天時，霧氣升騰，海與天，一片空濛，虛無縹緲間，能見到的只有那白描的淡淡的島嶼線條，若有似無，又顯出另一番悠遠的意境。有時滿天黑黝黝，鉛灰的雲層層堆疊，偶然罅縫中斜射出幾線日光，島嶼背後萬縷金輝光影幻化流動，又有一股令人不可逼視的神異性。

而生活在離島嶼最近的頭城海邊小鎮，龜山島對我而言，不是一道風景或一則古老的傳說。被記住的線條，被記住的時光，就像小鎮的一道古橋，或者那間巷弄裡老字號的中藥店，或是菜攤上堆成小山的高麗菜，像光線像氣味像聲音，密實的扎根在小鎮日常，在喧囂的市聲中，遠遠望她一眼，一天便開始了。

之一 日常的島

住在這個小鎮的人們是很幸福的，濱臨沙灘的大坑里或漁港大溪里，或者城東城西城北城南，無論在哪個角落，都能看見龜山島。

那時大坑里面對著龜山島的這一帶沙灘約有二公里長。黑夜和黎明的交界，將醒未醒的天空有著淡淡的月亮側臉，「早喔!」「吃飽沒?」小鎮人們會在這片離龜山島最近的沙灘上開

啟日常的一天。做氣功的老人家，跳舞的歐巴桑，揮汗晨跑的年輕人，追逐招潮蟹的孩童，駐軍海防的阿兵哥，而牽罟的人們豪邁矯健的身影，也是常見的。等到天方曙明，龜山島背後射出幾線艷色日光，人們三三兩兩各自離去，細碎人聲話語漸行漸遠，一切就安靜了下來。晨曦煦煦中，那一份寧靜與和諧，被小鎮人們心滿意足的帶去市場、帶去公司和帶去學校。

而小鎮的北方，灣澳地形的漁港大溪里，島嶼則又另有一番景致。龜山島海域在寒冷的親潮與溫暖的黑潮交匯之下，島嶼四周藍色的海洋處處有靈動浮游的魚影，這是一處天然豐饒的魚場。每日清晨三、四點，漁人出海捕魚，船舷移轉，濤聲澎湃，天是黑的，海是黑的，島嶼也是黑的，但熠熠閃爍的漁火會點亮墨黑的島嶼，像夏日繁星，像海洋美麗的祝禱，順風順水，滿載而歸。傍晚時分，船隻歸航魚貫地駛進大溪漁港，船上漁人們笑開臉對著岸邊揮手，絢麗的夕陽光芒將歸航的漁船鑲出金色的線條，斑斕乍歇處，龜山島在漁船後方，如此飽滿，如此篤定，彷彿天長地久。

之二 悠悠之島

不記得甚麼時候在山上第一次看到我所住的小鎮全貌，但還記得小小年紀視野被填滿，天遼地闊的感動。

小鎮山上有間供奉著仙人呂洞賓的仙公廟，鎮民信仰虔誠，逢年過節或尋常初一十五，人們會帶上一家老小，拾級爬上一千多個階梯，上山燒香拜神。在苦楝樹樟樹相思樹層層疊疊交錯的樹影下，人們行走其間，聽蟬鳴，聽鳥囀，聽山風飛澗，峰迴路轉林間空隙處，風景不斷擴張，看小鎮一吋一吋的聚攏，看龜山島一點一點的探出頭來。

從廟前廣場向下俯瞰，視野極盡遼闊，海浪雲影稻浪屋舍街衢，黃綠白各種素樸色調帶著水光，鑲在半圓形的平原上，幾隻鳶鷹在山谷盤旋迴繞，偶而會有一列火車從左側山脈旁徐徐推進畫面中。我習慣眯起眼用手指丈量小鎮地景，以座落在綠色稻浪中央的平房的家為圓心，手指指向處就是小鎮生活的軌跡。位在武營里的小學，城東里的和平老街，新建里的南瓜形狀的圓頂教堂，爸爸去捕鰻苗的竹安河口，以及越過鐵軌之後的好朋友的家所在的拔雅里。

手指劃了一圈，往東北方看去就是海了，視線所及最遠的地方在龜山島。島，海，小鎮，我的家，長空流雲，空氣中都是平靜遼闊。天地悠悠，廟宇香煙裊裊，殿上的鐘鼓，案上的木魚，仙公低眉俯瞰風景與眾生，來自龜山島的遠方的浪聲，緩緩穿越那片木麻黃防風林，穿越小鎮，我將這片風景收入童年張望的眼眸。以此，我認識世界。

之三 遊子之島

平原的海岸線是一個內凹大圓弧，一個微笑線條。在圓弧的任何角度觀看龜山島，島嶼的外觀會隨著人們的移動，而出現不同變化。在平原南端的蘭陽溪出海口，龜首朝南的形狀明顯；到了平原北端，頭城竹安河河口附近，龜首會漸漸往北縮藏；在頭城最北端的石城里，就是龜首朝北最為明顯的地點。因此，不管從福隆過來往頭城方向，或是頭城往福隆方向，一開始龜山頭都是與自己的行向相反，但只要看到龜山頭轉到與自己行向同向，就代表目的地快到了。

雪隧未開通前，宜蘭學子往返台北宜蘭，除了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外，最主要的交通就是鐵道了。十八歲的我，青春正盛，走出平原出外念大學，生活繽紛城市熱鬧，新鮮驚奇的日子，不知想家的滋味究竟是什麼。年節返家的時候，火車從台北站出發，沿途還是城市的景致，高樓繁複，人車匆忙。八堵站之後，山谷腹地漸漸狹窄，從火車四方形的窗戶望出去，山景開始變化豐富，山澗小溪自嶙峋的石堆潺湲流下，偶然更可見綠樹中幾戶怡然的山中人家。火車曲曲折折穿梭隧道，一站一站停靠靜謐的山間小城，三貂嶺、牡丹、雙溪、貢寮，城市的喧囂愈來愈遠。回家的旅程，新鮮的心情還未退去，不斷幻化的窗景，車內陌生的空氣，覺得十八歲的自己是一個大人了。

到了福隆站，賣便當的小販們此起彼落的豪邁的叫賣聲，彷彿要將不遠方的海洋的氣息召喚出來。穿越一條緋黑深邃的山洞後，恍惚間，時空像是錯置，陽光豁然從天潑灑而下，天地開闊明亮，熟悉的島嶼身影躍然目前，靜靜的站在海的那一邊，像靜靜的在車站等我的母親一樣。我開始愣愣的想念起家的一切。想起家裡電鍋啵啵啵送出陣陣的飯香，客廳冰涼的大理石木椅，還有母親扯著喉嚨迭聲喊我起床的聲音。火車緩緩向前行駛，窗外碧海藍天，龜山頭開始轉向火車前行方向，我迫不及待整裝收拾，下一站就要下車了。

之四 原鄉之島

龜山島開放登島之後，我曾跟著國中同學家族的尋根之旅，踏入神話開始的地方。

天氣晴好。漁船緩緩離開港口，船頭劃開湛藍平靜的海面，船舷兩邊翻起一層一層白色的浪花，在船後面聚攏噴薄。船身微微搖晃顛簸，和鷗鳥輕盈飛翔的節奏相互呼應，漁船上的人們談笑自如，他們都是龜山島的原住民，帶著自己的下一代來此尋根。對蘭陽子民而言，和這座島嶼的原鄉情懷已難割捨，更何況是島民呢？

船靠岸。此刻，島嶼就在我的眼前，觸手可及，海水艷艷，遠遠近近的潮浪聲十分溫柔，時間驀然停了下來。靈光及意象，記憶與情感，或壯麗或堅毅或豐饒或母性，不可逼視的凜然之姿，從一個熱鬧世俗的視角往幽深核心處探去，我彷彿不曾認識這個地方。

像一個與世隔絕的桃花源一樣，當年島上對外交通不便，沒有小吃店、市場、戲院、書店，甚至連理髮院都沒有。但位於島嶼尾端平地的小小村落，屋舍儼然，雞犬相聞，島民平日捕魚、砍柴、農作，雖然物質生活不豐裕，但他們彼此情感緊密相依，過著樸實無華，不被外人打擾的生活。四十多年前，他們集體遷移到大溪定居，桃花源從此無人居住。

島民返鄉尋根，尋的也是四十年來夢中的一草一物。曾在媽祖廟前追逐嬉戲、在龜尾湖畔放風箏打水漂的少年們，回到日夜思念的故鄉，撫觸著斷垣殘壁，捧起一把泥土深深的呼吸，掬起沁涼的冷泉輕輕潑在臉上，踩著腳下每一顆已然熟悉形狀的石頭。他們興奮的指認著這曾是誰家的三合院、這又曾是誰家的瓜棚水井。這是原鄉啊！彷彿沒有任何事物能動搖她的存在，永遠不會被時間遺落在一片蒼茫汪洋中，她的存在就是永恆，島民如此，我們亦復如是。

這幾年，小鎮的地景有了許多的變化。那一片兩公里長的彎月形的沙灘，因為烏石港興建之後造成突堤效應，海砂只出不進，海岸線向後方退去極遠。許多低矮老舊房舍被新的建築物替代，海邊重劃區平地裡擎起許多華美海景大樓，雅致的民宿或咖啡廳座落在看島的絕佳視角，衝浪賞鯨登島，原來退去的不只是海岸線。萬物進退盛衰消長，在改變的世道中，舊影斑駁模糊，記憶不斷被拆除或重建，但總在某個瞬間，望見海面的島嶼「今天的龜山島好美啊！」所有的記憶會再次被召喚回來。人們老去，幸而童年和島卻總也不老。

如今，打開窗戶，龜山島是望不見蹤影的，但她其實沒有被那些繁華榮景所擋住。從遠處雲層穿透過來的日光，從島那邊吹來的輕輕的海洋的風，這時間的島啊，我與她日日相互觀照，閉上眼，慢慢清晰起來的，依著日常推移的島的溫柔軌跡，新的一天正要開始。